

从《黄帝内经太素》论杨上善对命门学说的贡献

林 殷 指导:鲁兆麟

(北京中医药大学基础医学院 北京 100029)

* 关键词:杨上善;黄帝内经太素;命门;中医学理论体系

中图分类号:R 221.3

根据目前史料,命门之词起自《内经》,但学术贡献把它作为中医学基本理论之一来论述者,则源于《难经》。而《内经》《难经》所论命门之歧义,至今仍是一桩历史悬案。在既往中医学发展史上,多数学者认为,命门学说自提出后的近千年中,经历了相当长的沉寂阶段,一直到宋明时期才有了实质性的建树。但笔者通过对杨上善所著《黄帝内经太素》一书的学习,感到情况并非如此简单。

杨上善的生卒年代,正史中均无记载,近代学者萧延平氏考证其为隋末唐初人氏,是比较可信的^[1]。杨氏是最早对《内经》进行分类研究的医家,所著《黄帝内经太素》一书,被历代中医学者所重视。杨氏对中医学学术贡献颇多,尤其是对命门学说的阐述,弥补了隋唐时期命门学说的空白,很有史料价值。在《太素》一书中的诸多章节里,他悉本《难经》之命门说来诠释《内经》理论,且杨氏生活年代距《内经》《难经》成书年代较为接近。因此,对当代学者正确理解命门学说的原旨和《内经》《难经》命门说的歧义,就显得更有说服力和学术价值。甚至管中窥豹,从杨氏所论,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了解隋唐时期对命门学说研究的概貌。杨上善对命门学说的论述或贡献,约略有以下5个方面。

1 明确左右肾的功能分工

关于左右肾的功能,杨氏是从神志病变与精气虚实、先天之精与后天之精两个角度加以阐述,然后将左右肾的功能作了明确分工:左肾藏志,右肾藏精。

1.1 神志病变与命门

关于五脏神及神志病变与命门的关系,杨氏在《太素》一书的论述凡五见。

一是在《太素》卷第六《脏腑之一·脏腑气液》篇,对《素问·宣明五气篇》五脏神的概念中“肾藏精志”(按《素问》传世本原文为“肾藏志”,而非“肾藏精志”^[2])一句作诠释时,杨氏指出,对于肾藏精志,确

切地说,应是左肾藏志,右肾即命门藏精:“肾有二枚,左肾为肾,藏志也;在右为命门,藏精也。”^[3]

二是在同一篇里,对《素问·宣明五气篇》“五并”^[4]的诠释。杨氏指出,五脏之精实源于命门所藏之精:“精谓命门所藏精也。五脏之所生也。”命门之精,当指先天之精,然后化生五脏之精。五脏之精的虚实变化,会引起相应脏腑的所主情志的改变:“五精有所不足,不足之脏虚而病也;五精有余,所并之脏亦实而为病也。”因左肾藏志,肾病所致情志变化,实应归咎于命门之精的不足而邪气内扰,使左肾所藏之志不安而生恐:“精并左肾,则肾实生恐。”^[5]

三是在《太素》卷二十四《补泻·虚实补泻》篇,对《素问·调经论》“肾藏志,而此成形”^[6]一句的注释,杨氏说:“肾藏志者,肾藏于精,精以舍志。今藏志者,言所舍也。肾有二枚,在左为肾,在右为命门。肾以藏志,命门藏精,故曰肾藏精也。”在这里,肾志和命门之精是被涵养的关系,即命门之精是肾中神志的物质基础。

四是在《太素》卷二《摄生第二·九气》篇,对《素问·举痛论》“恐则精却,却则上焦闭……”^[7]一句的注释,杨氏认为,命门虽然藏精,但与肾中经脉是相互络属的关系,即命门之精要通过肾中经脉而输布。如因恐惧而经脉闭结,则命门之精无法通达于周身:“虽命门藏精,通名为肾”。因其经脉起于肾,经肝脏、入肺和心,又注入胸中,故而“人惊恐,其精却缩。”^[8]

五是在《太素》卷第六《脏腑之一》篇,对《灵枢·本神》“恐惧者,荡惮而不收……恐惧而不解则伤精,精伤则骨酸痿厥,精时自下。是故五藏,主藏精者也,不可伤”^[9]诸句的注释,杨氏说:“右肾命门藏精气,恐惧惊荡,则精气无守而精自下,故曰不收。……恐惧起自命门,故不解伤精也。……人肾有二,左为肾脏,右为命门,命门藏精。精者,五脏精液,故五脏藏精。”^[10]

*林 殷,女,46岁,医学硕士,在职医学博士生,副教授。

按,命门藏精,既是肾中神志也是五脏之精的物质基础,如有损伤,如惊恐过度,都会导致命门之精的耗伤。

1.2 命门先天之精与后天之精

杨氏关于人体先后天之精的关系,除上述所论外,还见于《太素》卷第十三《肠度》篇,对《灵枢·平人绝谷》:“故平人不饮食(按《灵枢》传世本原文为‘不食饮’),七日而死者,水谷精气津液皆尽矣……”^[3]一句的解释,杨氏再次强调,所谓‘精气津液’之精,就是命门之精。“命门所藏,谓之精也。……水谷既尽,精气津液四物皆尽,故七日死故。”^[3]后天水谷之精的充足与否,也与肾精相关,两者是相互化生的关系。水谷之精的充盈与耗竭,也将影响到命门之精之存亡。

如前所述,肾藏志之说,最早见于《素问·宣明五气篇》五脏神的概念,文中明确提出‘肾藏志’。《难经·四十二难》也说:“肾有两枚,重一斤一两,主藏志。”^[4]但《内经》《难经》中都没有直言‘志’为哪一侧肾脏所藏。而在《内经》中,精与志的关系在肾脏中是互涵的,如《灵枢·本神》讲:“肾藏精,精舍志。”^[3]杨氏称左肾藏志,右肾藏精,从而作出两肾功能之划分。

杨氏关于左肾藏志,右肾即命门藏精的观点,实际上只是在《难经》论命门的基础上所作的一点发挥或发展。在《难经》中,对命门与肾,除做出位置的划分外,也谈到命门的功能之一是藏精,但有男女之别。如《难经·三十六难》说:“肾两者,非皆肾也,其左者为肾,右者为命门。命门者,诸神精之所舍,原气之所系也。男子以藏精,女子以系胞。”《难经·三十九难》:“……谓肾有两脏也。其左为肾,右为命门,命门者,精神之所舍也,男子以藏精,女子以系胞,其气与肾通。”^[4]上述两段关于命门的引文,除‘精神’与‘神精’一词颠倒外,余皆同。杨氏对《难经》命门说的发展体现在他忽略了性别的考虑,明确提出左肾藏志,右肾即命门藏精的观点。而这种划分,是与传统文化中左阳右阴的概念相一致的。在杨氏眼里,命门是藏精的,按照传统文化对阴阳的划分原则,精(气)化生五脏、躯体,与情志相对,应该说命门是属于阴的,这里并没有命门属火的概念。当代中医一提起命门,就联想到‘命门火衰’,就认为其性质属于阳。追根溯源,起码在隋唐时期,命门并不具备火的性质。

2 统一《内经》《难经》上下命门说

杨氏认为《内经》中之所以称目为命门,是因为肾中精气即命门精气上通的缘故,从而将《内经》

《难经》上下命门说统一了。

2.1 《内经》命门说

《内经》关于命门的论述凡三见,一见于《灵枢·根结》篇:“太阳根于至阴,结于命门。命门者,目也。”二见于《灵枢·卫气》篇:“足太阳之本,在跟以上五寸中,结于命门,命门者目也。”^[3]三见于《素问·阴阳离合论》:“太阳根起于至阴,结于命门。名曰阴中之阳。”^[3]这三处论述都是指人的眼睛或足太阳膀胱经的睛明穴。

2.2 “目命说”与“肾命说”的关系

杨氏在《太素》卷第十《经脉之三·经脉标本》和《太素》卷第十《经脉之三·经脉根结》两篇中,对上述《灵枢》所引两句的论注中,都明确指出:“肾为命门,上通太阳于目,故目为命门。缓,大也,命门为大故也。”^[3]联想唐代王冰对目为命门说的解释,与杨氏所言有异曲同工之妙。如王氏在注释《素问·阴阳离合论》时说:“命门者,藏精光照之所,则两目也。”^[3]他也认为,两眼的视觉功能是精气上注的结果。只是这里的‘精’,是指命门所藏之精,还是五脏六腑之精?以往多数医家的意见是倾向于后者,因《灵枢·大惑论》有:“五脏六腑之精气,皆上注于目而为之精……。目者,五脏六腑之精也。”^[3]的说法。清代医学家徐大椿也说:“经文所指命门皆以目言,目为五脏六腑精气所注,故曰命门。”^[3]而笔者的意见是倾向于前者,因脏腑之精为后天之精,它有赖于命门所藏先天之精的涵养。唯此《内经》《难经》命门说才得到一个相对完满的解释。

既往对《内经》《难经》命门说之歧义,学者们或从学术流派不同立论,即两家各有师承^[3];或从哲学思想不同分析,所谓‘主火’^[9]、‘主水’^[7,8,9]有别;或干脆以‘错简’说,推翻两者的歧义^[19]。笔者认为,上述三说各有各的道理,但似乎都不能完全自圆其说。而杨氏对《内经》的诠释,为我们理解命门学说的起源与歧义,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3 最早提出肾间动气即命门之气

杨氏在《太素》中最早提出肾间动气与命门之气是同一个概念,为明代的肾间命门说作了最好的铺垫。

杨氏《太素》卷第十一《输穴·变输》篇,在《灵枢·顺气一日分为四时》篇“诸原安合以致六输”^[2]一句作论注时,明确指出:“人之命门之气,乃是肾间动气,为五脏六腑十二经脉性命根,故名为原。三焦者,原气之别使,通行原之三气,经营五脏六腑,故原者三焦之尊称也,……”^[3]

按,在《难经》中,肾间动气与命门并非同义词。

在八难、六十六难两篇中,谈到肾间动气是生气之原、呼吸之门、守邪之神、人之生命和十二经之根本,等^[4]。但是并没有将其与命门挂上钩。据目前所掌握的文献,是杨氏在历史上首次将命门之精气与肾间之动气联系起来。杨氏所论推翻了命门的位置是到了明代孙一奎、赵献可、张介宾时,受到宋明理学开山鼻祖周敦颐‘太极图’说的影响,才由右肾挪到两肾中间的观点。

4 强调命门之气在外感病诊治中的关键作用

杨氏认为,在外感病的诊治中,肾精和命门之气也有关键作用,这为后来明清时期从命门治伤寒病以及温病学说的发展都奠定了基础。

如《素问·评热病论》谈到温病时,有病人神志失常而狂言,是预后不良的征兆:“有病温者,汗出辄复热,而脉躁疾不为汗衰,狂言不能食,病名为何?……病名阴阳交,交者死也。……狂言者是失志,失志者死。”^[3]杨氏在《太素》卷第二十五《伤寒·热病说》篇,则将之归于肾间动气的衰竭:“志者,记也,肾之神也。肾间动气,人之生命,动气衰矣,则神志去之,故死也。”^[1]

又如《素问·汤液醪醴论》谈到水肿病的治疗大法时提出:“平治于权衡(《太素》作‘卒治权衡’),去宛陈莖,微动四极,……开鬼门,洁净府,精以时服,五阳以布,疏涤五脏。故精自生,形自盛。”^[3]对此,杨氏在《太素》卷第十九《设方·知汤药》篇指出,所谓平治于权衡,关键是要以肾间动气得以谐和,则邪气可去,形体可复:“肾间动气得和,则阴莖(莖)微动,四竭得生,故本标得,邪气服。……命门所藏之精多,以时而有。……肾间动气,人之生命,故气之和则精生,精生则形盛,形精即盛则骨肉相亲,于是大气平和,是为病形虽成,疗之有验。”^[1]

5 主张节欲宁神,反对服丹纵欲

汉唐时期,神仙和房中两派十分发达。在《汉书·艺文志·方技略》中,除医经、经方两家(派)外,还列有神仙、房中两家。其中神仙家书达 205 卷,与医经和经方家著作持平;而房中术又分为八家,比医经七家还要多出一家,其书达 186 卷。神仙家从战国到汉唐,不但辗转于江湖术士之中,且可直达朝廷人君。神仙家推崇的炼丹术在唐代也达到其发展高潮,如唐代皇帝自太宗以下,大多与炼丹术士有交往,宪宗、穆宗、敬宗、武宗、宣宗诸帝都是服食丹药致死。

对此种社会风气,杨氏深感其危害,在《太素》卷六《脏腑之一》篇里极力反对并大声疾呼:“……以千端之祸,终以万品欲情,浇乱真性,仍服金石贵宝,摧

斯易生之躯,多求神仙芳草,日役百年之命。……是知安国安人之道,莫大怡神,亡神亡国之灾,无出情欲。”^[1]

因‘肾与命门,主于入房’^[1],嗜食丹药以纵情欲,首先危及人的健康,特别是命门之精的耗伤。所以,杨氏认为,真正的养生之道应节制情欲,宁静心神,以道怡性,从而保养五脏之精:“命门藏精,精者,五脏精液,故五脏藏精。……昔彭聃以道怡性,寿命退长,秦武采药求仙,早升霞气。……至道无视无听,抱神以静,形将自正也。必静必清,无劳汝形,无摇汝精,心无所知,神将守形,可以长生。五藏之神不可伤也,伤五神者,则神去无守,藏守失也。六府为阳,五藏为阴,藏无神守,故阴虚也。阴藏气无,遂致死也。故不死之道者,养五神也。”^[1]

杨氏在《太素》中多次指出节制情欲以保精的重要性,注重心神的静谧对肾精的保养作用,反对外丹术用辛热燥烈之品延年益寿,实开金元朱丹溪节欲养生说之先河。杨氏在彼时有此等见地,实难能可贵。除了杨氏深厚的医学功底和士子的梗介本性外,史家推测杨氏在隋唐两代都做过官(萧延平氏说杨上善“初仕隋为太医侍御,后仕唐为太子文学”^[1]),目睹上层社会服石纵欲之弊病太多,因而发此真知灼见。

参 考 文 献

- 1 隋·杨上善撰注·黄帝内经太素·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65. 3~4, 89, 88, 410, 12, 72, 74, 235, 157, 161, 176, 194, 428, 366, 74, 517, 74, 4
- 2 黄帝内经素问·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校注本,1963. 153, 151, 334~335, 222, 49, 194, 88, 29, 49, 88
- 3 灵枢经·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校勘本,1963. 24, 72, 24, 16, 100, 151, 86
- 4 吴·吕广等注,明·王九思等辑·难经集注·上海:商务印书馆,1955. 109, 100, 103, 17, 21
- 5 清·徐大椿·徐大椿医书全集·医贯砭·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8. 111, 3
- 6 陈乐平·出入“命门”——中国医学文化学导论·上海:三联书店,1991. 5
- 7 魏凤琴·命门的理论研究·山东中医药大学学报, 2000, 24(5): 376~380
- 8 孟乃昌·命门学说新考:在两千年的争衡中形成·山西中医, 1988, (4~6): 24~26; 25~27; 34~36
- 9 何裕民,张 晔·走出巫术丛林的中医·上海:文汇出版社,1994. 326~328
- 10 徐湘亭·辨内经和难经所称命门的差别·上海中医药杂志, 1988, 9: 39

(收稿日期:2003-01-06)